



鸽翼

[美] 亨利·詹姆斯——著

萧绪津——译

*The Wings
of the Dove*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THE WINGS OF THE DOVE

鸽翼

[美] 亨利·詹姆斯 —— 著
萧绪津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鸽翼 / (美)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 著; 萧绪津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594-2369-6

I. ①鸽… II. ①亨… ②萧…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0870 号

书 名 鸽翼

著 者 [美]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译 者 萧绪津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浙江全能工艺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0.75

字 数 34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369-6

定 价 9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前言 5

鸽翼 25

纽约版序言 27

第一卷 43

第二卷 227



THE WINGS OF THE DOVE

鸽翼

[美] 亨利·詹姆斯 —— 著
萧绪津 ——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鸽翼 / (美)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著;萧绪津译.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9

ISBN 978-7-5594-2369-6

I. ①鸽… II. ①亨… ②萧…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0870 号

书 名 鸽翼

著 者 [美]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译 者 萧绪津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浙江全能工艺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0.75

字 数 34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369-6

定 价 9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前言 5

鸽翼 25

 纽约版序言 27

 第一卷 43

 第二卷 227

《鸽翼》是亨利·詹姆斯晚年变法后的三部名著之一，其余两部是《使节》和《金碗》。

《鸽翼》讲的是一个继承有巨大财产且又罹患绝症的美国女孩，正值青春年华，极其期待、渴望和憧憬爱情的降临。女孩名叫米莉·锡儿。她在纽约见过三次一个来自英国的年轻记者。这个记者极其英俊，这在小说的第5篇第7章里有所描写。一天，女孩突发奇想，想一个人去美术馆逛逛。逛累了，她坐在一处休息。这时过来了一位母亲和她的两个女儿，一看就知道是自己的同胞美国人。母亲说：“漂亮？嗯，如果你想这么说。”接着又补充道：“是英国风格。”女孩还以为指的是画，可是墙上挂的全是荷兰绘画。原来母女仨讲的不是画，而是人，是女孩心目中的那个名叫默顿·丹歇的英国记者。

记者走后，女孩突然想去欧洲旅游。理由不要太多噢，说什么想换换空气。闹得女孩的伙伴斯特林厄姆夫人急匆匆从波士顿赶来，陪她远行。她们横跨大西洋，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的港口一个个停靠过去，最后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上了岸。初春时节，她们来到了意大利跟瑞士的边境。意大利的旅馆想留住生意，编出各种借口阻止她们前行。她们不顾这些怀有私心的劝阻，毅然踏上了去瑞士的征途。当他们来到海拔一千零三十五米的布吕

尼格山口的时候,女孩的心情烦躁了。怕是记者的归期快到了吧。她一个人爬上一处悬崖峭壁去凭虚御风想心事,害得伙伴差点晕倒,回来的时候竟然把带去的导游书也给遗忘在了那里。她们当晚就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她们当初定为此行最后一站的伦敦。

在伦敦,她们遇上了斯特林厄姆夫人的昔日同窗莫德·洛达和后者的外甥女凯特·克洛伊。凯特跟记者是恋爱关系。因为记者没钱,凯特的家人全都反对这门亲事。现在天上突然掉下个将不久于人世富妹妹。竭力想让丹歇富起来的凯特心生一计,要是让丹歇去追求女孩,女孩死后,财产不就全归丹歇了吗?这出戏怎么演呢?那太容易了。凯特只要装出“默顿·丹歇已坠入爱河而她却又无能为力——只好暗自替他感到难过而又不得不亲切地与之周旋”。(第5篇第7章)米莉也巴不得作如是想呢。“不管怎么说,米莉当时确实竭力想把这当作一条被子;在前面的那间更大的屋子里,她拼命将这条被子往自己的身上盖,直到最后只露出一个脑袋。”(第5篇第7章)因为当米莉在伦敦再次见到丹歇先生的时候,“她仍然像以前那样喜欢他”。(第5篇第7章)

女孩对丹歇始终是一往情深的。她盛情邀请丹歇乘马车出游。(第6篇第5章)“她不想去参加教区的祝祭,不想去看秋天的落日,不想下楼去观赏提香或乔凡尼·贝利尼的画作,”但当她听他提及租房之事后,“立即宣称,近日内邀她喝茶是他应尽的义务”。(第8篇第1章)女孩对丹歇的脉脉情意在书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在一个既热又闷的夜里,米莉听莫德姨妈说她喜欢丹歇先生。米莉好奇地问:“那么你真的喜欢他?”莫德姨妈不但很肯定地回答,而且还反问道:“哦,亲爱的,是的。难道你不喜欢?”听了这话,米莉一时说不出话来,因为这个问题不知何故像针尖一样刺在她的神经上,使她的心骤然紧缩了起来。她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但是后来她又高兴了起来,她感到,因为她很快就从十五个可能的回答中挑选出了对她最有利的一个。她几乎也为自己当时的灿烂笑意而感到自豪。“喜欢——三次——在纽约。”话

语就这样以这些简单的言辞一晃而过，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她感觉到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吃力地说过话。她高兴得睡不着觉，因为她没有小家子气似的对一个愉快的印象加以否认。（第5篇第5章）

当米莉与凯特相处一个星期以后，让凯特感到尴尬的是，米莉要求她允许她去看望她的姐姐康特里普夫人。提供给她别的娱乐不要太多噢，可她却偏对普通人感兴趣；看来她宁愿牺牲几个晚上最精彩的歌剧，也要去探访切尔西的这位愁容惨淡的夫人。（第4篇第2章）在见了康特里普夫人后，在一次深夜的长谈中，她差点向斯特林厄姆夫人泄露心中的一个秘密：

“我想康特里普夫人不会以为她妹妹在恋爱。”

这回该轮到斯特林厄姆夫人干瞪眼了。“那么她干吗还要害怕？”

“嗯，怕的是丹歇先生很有可能会坚持下去——怕的是由此而来的最后结果。”

“哦，”苏西说道，脑筋一时还有点儿转不过弯来——“她的目光也真够远的！”

但是米莉听后却蹦出一句她的那种既突然又暧昧的“玩笑”。“不——目光真够远的只是我们自己。”

“好吧，那么就别让我们对她们比她们对她们自己更感兴趣！”

“那当然”——女孩子立刻表示同意。但是未尽之意仍然还有一定量的存在；看来她还想继续澄清。“她一点儿也没有谈及凯特本人的态度。”

“你的意思是她认为她妹妹对他一点意思也没有？”

霎时间米莉仿佛又得去想想自己是什么意思；但是她很快就做了回答。“如果她有意思，康特里普夫人早就对我说了。”

苏珊·谢泼德似乎于此还有一点弄不懂的是为什么她们会一直如此说话。“那你问了没有？”

“啊，没有！”

“哦！”斯特林厄姆夫人说道。

但是米莉很轻松地解释说她说什么也是不会问的。(第4篇第3章)

在伦敦,她们还遇上了马克勋爵。马克勋爵与米莉之间有过一段极其精彩的对话。从这段对话里我们可以看到米莉是如何心向着丹歇的。

他一动不动,他们就这么站在磨光的混泥土地面上,几分钟前他已拿好帽子。“你想要我娶凯特·克洛伊?”

“是洛达夫人这么想——我这么说,我想,也不能算什么错;而且她认为你知道她这么想。”

嗯,他坦然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在她这一边,她清晰地感觉到了跟绅士打交道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承蒙你替我看起来这样的机会。但是让我去揪住克洛伊小姐又有什么用处呢?”

米莉非常高兴,立刻迫不及待地解释。“因为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最聪明、最可爱的人儿,因为如果我是男人,我也会很喜欢她。事实上我现在就对她十分喜欢。”这是一份很奢侈的反应。

“哦,我亲爱的女士,有许多人喜欢她。但这肯定不利于成功的概率。”

“啊,”她继续说道,“关于‘人’的事我知道。如果一个人的情况不好,另一个人的情况就会好。我不明白竞争对手有什么好害怕的,”她说道,“只要你别像现在这样缠着我。”

她这么说着,但是随后她意识到他正在考虑她没想到的事。“你把那位年青女士说得那么好,你的意思是——既然我们已经这样在谈论这些事情——这位女士一要求就能得到?”

“嗯,马克勋爵,试一下。她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儿。但你也不必自惭形秽。”她几乎乐了。

这显然终于使他受不了了。“你真的那么知道？”

这实际上是对她能自命的最普通的智力的一个挑战，自然要引起她为自己辩护。“我‘知道’，是的，有一个人非常爱她。”

“那么根据同样的表象你一定知道她也非常爱那个人。”

“啊，你说什么！”——没想到会遇上这么大的怀疑，米莉的脸唰地一下红了。“你完全搞错了。”

“不对？”

“不对。”

他的凝视变成了微笑。“你能非常，非常肯定？”

“非常，非常肯定”——米莉的态度跟这句话一样坚决——“肯定得无以复加。我这话是根据最大的权威说的。”

他犹豫了一下。“根据洛达夫人？”

“不，我没把洛达夫人看作是最大的权威。”

“哦，我想你刚才还在说，”他笑道，“她身上的一切都是那么好。”

“对你来说是好的”——她的态度很明确。“你应该，”她继续往下说，“把她看成是最大的权威。你说的事她根本就不会相信；而你本人也必须知道她根本就没把这事当成一回事。所以你可以听她的。我是听——”但是米莉的声音因强调而颤抖，一时哽住了。

“你是听凯特说的？”

“我是听她本人说的。”

“说她心目中根本就没人？”

“根本就没人。”接着她又用力地继续说道。“是她这么跟我说的。”

“哦！”马克勋爵说道。他又在这上面加了一句：“你觉得她的话可信吗？”

这回轮到米莉凝视他了——虽然也许部分只是本能地想争取些时间来意识一下她是否已比原来的计划多“深入”了一点。“哎呀，马克勋

爵，你觉得她的话可信吗？”

“啊，这话可用不着我来回答。我没问过她。是你问的。”

嗯，这迫使她为自己辩护——但是她觉得她特别像是在替凯特辩护。“我们的关系很密切，”她一会儿以后说道；“所以，用不着互相窥探秘密，她自然会把事情告诉我。”

马克勋爵像是对着一个跛脚的结论微笑着。“那么你的意思是她是自行向你宣布你所引述的话的？”

米莉又陷入思考，虽然她觉得他们现在互相对视的样子不是在帮助而是在妨碍她的思考——他们仿佛想看到比各人所说的更多的东西。她最觉得自己看到的就是她的伙伴对凯特的诚实十分蔑视的奇怪态度。她只能急着去“奋起”捍卫。

“我说话不是闹着玩的：当她说到她丝毫没有个人兴趣时——”

“她向你发誓啦？”马克勋爵打断了她的话。

米莉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对她那么盘问；但是她又一次站在凯特一边回答了问题。“她丝毫没让我怀疑过她是自由的。”

马克勋爵听后凝视着她，虽然仍在微笑。“因此也没怀疑过你是自由的？”但是话一出口他就似乎觉得自己说漏了嘴；而她本人也说不清究竟立刻给了他怎样的奇怪凝视表示不满。不管怎么说他没有给她的凝视以时间；他立刻轻松地改变了态度，露出绅士的风度。“这全都很好，但是，亲爱的女士，她干吗非要向你发誓呢？”

她不得不把这一声“亲爱的女士”看作是冲着她叫的；这使她觉得很不不是滋味，因为现在这会儿他一直把这一称呼十分优雅地应用于受诽谤的凯特身上。她再次感到这种诽谤她也有份。“因为，正如我告诉过你的那样，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哦，”马克勋爵说道，他当时的表情仿佛这话已没有了它应有的力量。但是，他要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仿佛终于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他想

要的东西。在他说下几句告别话的时候，米莉感觉到自己比原来的打算，比理论上应做的辩护，这时她已恢复正常，说多了。确实是够奇怪的，他已经从她那里，任何别人都不曾有过的——而且，在宫殿的无孔不入的魅力下，无限直接地——获悉了她本人的情况：凯特不曾，莫德姨妈不曾，默顿·丹歇不曾，苏珊·谢泼德也不曾。特别，她意识到，他一下子使她乱了方寸；现在她只希望他早点儿离开，这样她也许能恢复平静，或在独处中能更好地承受损失。但是他突然停了下来，她几乎也在同一时间明白过来，那是因为他看见了一名贡多拉船夫从大房间的尽头向他们走来；不管别的船夫被指派去伺候哪一行人作何种游览，这名船夫，穿着最漂亮的服饰，帽子上的绸带最鲜艳，衬衣浆得最硬，始终必须待在宫殿里，以备她的不时之需——但在鸟笼里享有充分自由的她却从未动用过这一特权。被日光晒成棕色的帕斯夸尔穿着白色的鞋子悄没声地在大理石上行走，永远令她产生她叫不出名堂的迷人的幻象，要么是一位静得使她的神经无法忍受的温和的印度教信徒，要么只是一名轮船甲板上的赤脚水手——帕斯夸尔手里拿着一只小小的盘子，恭顺地将装有名片的盘子举到她的跟前。马克勋爵——仿佛也对船夫十分倾倒——停下来让她收受盘中的名片；米莉读罢立刻露出方寸又受了一次打击的样子。她的不稳定的冷静现在确实已消失殆尽，甚至在跟帕斯夸尔说话时她也得竭力掩盖自己失魂的样子。但是当问及那位绅士是否还在下面并被告知已经上来了的时候，她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努力。他是跟着船夫上来的，现在正在楼梯口等候。

“我十分愿意见他。”帕斯夸尔走后，她向她的伙伴加了一句：“是默顿·丹歇。”

“哦！”马克勋爵说道——声音很响，在清凉的大厅里回荡，甚至说不定还传入了丹歇的耳朵，后者可以根据这过去曾经听到过和注意到过的声音判断出这声音的主人是谁。（第7篇第4章）

当马克勋爵第二次捏着真凭实据去见米莉的时候，米莉明确向他表示，丹歇“是真诚的”，丹歇“爱的是她”。（第10篇第5章）这时秋天的第一场海上风暴袭击了威尼斯，米莉的病情开始转危。

女孩终于倒下了。在还有力气握笔的时候，她算准了日期，给记者寄去了圣诞贺信。丹歇心中始终有一个疑虑，以为是凯特唆使马克勋爵第二次去见米莉的。现在疑窦终于澄清。作为奖赏，丹歇要凯特开拆这封贺信。凯特没拆就把它扔进了炉火。

馈赠终于来了，丹歇故设难题：要么取钱，要么跟他结婚，二者不可得兼。书生气的丹歇哪里是在生活中滚爬的凯特的对手。凯特快刀斩乱麻，几下就让这难题散了架。丹歇惊呼“你不要我了？”声音里含着恐惧。最后又说：“听着，一个小时后我跟你结婚。”这几乎已是哀号和求饶了。她问道：“跟从前一样？”丹歇回答：“跟从前一样。”但她却将身子转向了房门，摇头的动作现在也已到了尽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再跟从前一样。”（第10篇第6章）

亨利·詹姆斯对于米莉的生命的描写也是极其感人的。米莉是孤独的，是一出纽约式的动人的浪漫的孤雁传奇。（第3篇第1章）女孩对生命充满了眷恋。致命的疾病时时威胁着她的生命。“想知道病人健康以外的事情，哪怕是最伟大的医生，也只能被看成是存心想让病人有发生精神崩溃的可能。但凡出现这种情形，原因就只能是，太明显了，怜悯；而当怜悯如同法国大革命时忽然被举起而出现在窗口、忽然被放下而消失于无形的、挑在长矛上的头颅似的抬起了它的泄露真情的面容，如果得出的推论不是病人的情况很不好，那又会是什么？”（第5篇第3章）“米莉深情地紧抓着她未来之梦；当她被拖开的时候，没有尖叫，只有不屈而威严的沉默，就像一位法国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的无辜的贵族青年，在牢门口被夺走一切可以被抓住的东西。”（第10篇第2章）

凯特也有她自己的品质。凯特有她的侠义心肠。她愿意为家族牺牲自己，也愿意为未婚夫牺牲自己。在接待卢克爵士的聚会上，凯特和丹歇有过

如下的对话：

“因为她将不久于人世，我是否要与她结婚？”丹歇问道。

“要与她结婚。”凯特答道。

“这样等她死了以后我自然就有钱了？”

“你自然就有钱了。我们自然就自由了。”

“哦，哦，哦！”丹歇轻轻地咕哝着。

“没错，没错，没错。”

“我要不要立刻去向她求婚？”

“哦，这事我可不能与你一起参与了；只要你没跟我断绝关系，我认为你用不着再来问我。你爱干什么能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又思考了起来。“我决不会——今天早上我已经充分地向你表示过了——与你断绝关系。”

“嗯，”凯特说道，“那很好。”

“真的很好？”他的热切又燃烧了起来。“你会去我那儿？”

但他立刻知道自己误会了她的意思。“我不会碍你的手脚，我会给你一个畅行无阻的战场，一个——嗯，完全理想的机会。”

“你的描述，”——她的“理想的”一词是那么惊人心魂！——“超出了常规。我理解不了既然你喜欢我，你怎么会喜欢这种事。”

“我不喜欢这种事，但是我是一个，感谢上帝，能做我不喜欢的事的人。”

后来在回忆起这段对话的时候，他在她的话语里感受到了英雄的钟鸣，性格的交响。“我还理解不了这种事你怎么甚至也能忍受得了。”

“嗯，当你对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以后，你就会知道我的忍受能力究竟有多大。”（第8篇第3章）

啊，英雄的钟鸣，性格的交响！这就是丹歇感受到的凯特的牺牲精神！